

鬼趣圖

迦楼罗火翼◎著
艳异香川

1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

鬼趣圖

迦楼罗火翼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趣图 / 迦楼罗火翼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222-06783-7

I. ①鬼… II. ①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71051号

鬼趣图

迦楼罗火翼◎著

策 划: 英特颂 / 陆煥峰

责任编辑: 马 清 钱 勇

特约编辑: 彭金陵

美术编辑: 刘亚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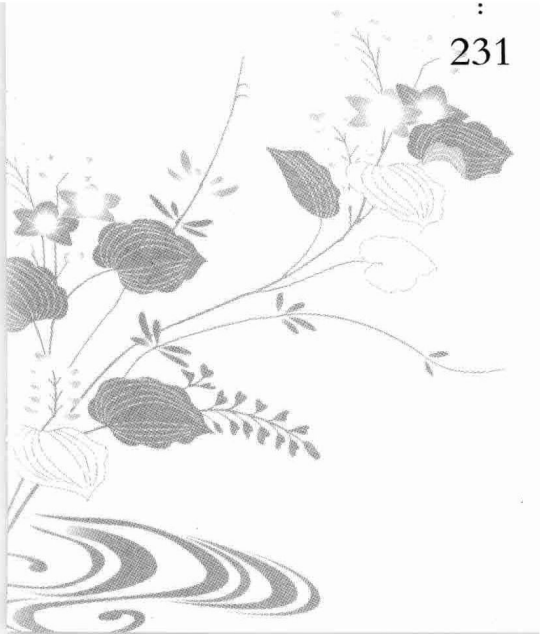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680mm×980mm 1/16
印张	15
字数	175千
版次	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783-7
定价	25.00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目录

第一篇	夜光云	1
第二篇	乾闥婆	37
第三篇	鹊桥关	99
第四篇	铁线莲	139
第五篇	波昙华	159
后记		231





第一篇

夜光云



看到宝珠形栏杆的玲珑姿影安静地浮现在夜幕彼方，阿鸾就知道自己又绕回原处了。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踟躅桥头，从夕霞尽染到新月初升这段时间之内，他寻找归途的努力可以说毫无进展。

“难怪人人都叫你‘蜘蛛桥’啊……”阿鸾一边为难地摸着后脑缓缓踱向白石桥，一边用婉转的徽州腔嘟哝着。虽然在人前总说着一口嗫嚅的官话，但独处的时候，这位文静的少年却常常下意识地用家乡话自言自语。

踟躅桥并不是因为谐音才落下“蜘蛛桥”之恶名的，这座南北向的平桥修建在沟通运河和湖沼的狭长水域上。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，它连接着香川内城的十丈软红和外城的八方丛林；因此桥两端直接面对四通八达的街衢巷道，加之跨度甚小而桥面宽阔，俯瞰起来活像稳居网阵中央的硕大蜘蛛。

这一带出了名的路况繁杂，就算本地人也常会走错，更不要说半个月前才来香川的阿鸾了。其实刚刚抵达时，他搭乘的大车就曾在这里绕来绕去耽搁了很久，急着赶路的商贩旅客都叫苦不迭，唯独阿鸾抱着小包袱出神地凝望着车窗外——那时春意尚浅，唯有两岸的垂柳透出了明媚的绿意，掩映着远处黛灰的楼台院落和近处白得耀眼的石桥。这与家乡的山林景致迥然不同的如画风情，一瞬间给少年留下了分外新鲜的印象。然而不知为什么，就算在这种本该雀跃的时刻，他的眼神都始终有些黯然，一如盛夏苍翠浓荫覆盖下的深潭。



这是十五岁的少年第一次独自出远门。为了寡母和幼弟的生计，阿鸾不得不来到数百里外香川城的香料铺子养霞斋里做学徒，店主叙起辈分来是他远房堂叔，这位独居的老人虽然性格古怪，但对阿鸾也还不太刻薄，只是有个怪癖——别家店主总让学徒住在铺子里或家中兼做仆役，他却严禁任何人侵入自己的私人领域。这多少让孤身在外无处落脚的少年有些不便，好在松虫院主愿意收留他——对于外城数不清的僧院而言，闲置的空房多得是，而勤快的杂役却是相当稀缺的资源。

原本从踟躅桥通勤是最快的，但阿鸾却宁可绕远路回家；若不是今天打烊晚，他也不会想到抄这个近路。少年一边暗暗埋怨自己轻率决定，一边四下张望想找人问路，却只见春夜的暧昧烟云和朦胧眉月——从刚刚开始，别说行人，附近就连晚归的飞鸟都踪影全无。

周遭寂寂无声。侧耳细听，平日桥南头彻夜不绝的歌吹管弦、欢声笑语，桥北头余音袅袅的晨钟暮鼓、经声梵唱，似乎都被一层透明障壁隔在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咫尺之外；加之刚入仲春尚无鸣虫啼鹃，就连湿润的微风穿过嫩叶的轻响似乎也被黑暗吞没了。论理现在正是繁华热闹的当口，眼前这种万籁俱静的状况实在来得蹊跷，简直就好像整座城市只剩下阿鸾一人而已……

“有些麻烦啊……”少年低语着转向内城方向，死寂给这片灯红酒绿的街衢凭空染上了几分幻象似的虚无感。他正要举步前行，眼前蓦地一暗，璀璨的夜市千灯在一刹那间失去了全部光华。

是光……从背后倾泻过来，肆无忌惮的辉煌强光……

阿鸾下意识的回过头去，却忍不住举手遮住眼帘。就在他身后，北方天宇毫无征兆地呈现出不可思议的恢宏景象——贴近地平线之处，渐次亮起一线绚烂的绯红光带，随即蔓延成熊熊烈焰似的炎光……

“火灾吗？”阿鸾在心底暗叫不好，然而定睛细看，却只见踟躅桥北的松林竹海，寺塔僧舍凝然不动，全被那片笼罩大地的火光勾勒成清晰静谧的

漆黑剪影——并没有哪里起火，更何况就算将整座香川城都付之一炬，也不会燃起这样铺天盖地的红莲之炎！

然而这只是个开始——恍若巨眼慵懒地睁开，又像硕大无朋的水泡缓缓涨满，炽烈辉光毫无征兆地膨胀起来，撑开暗蓝天幕的一角，本该像深海般混沌幽暗的北方夜空顿时亮如白昼，这片越来越清澈透明的异样蔚蓝中，层层薄而纤细的霞影次第浮现。银青色鳞云绮丽地舒卷，狂乱的流动，从岚用难以置信的速度急剧变幻着形状，如同生命体一般，或者说更像无数有生命的云絮和冰晶争先恐后地奔赴这辉煌的舞台，酣畅淋漓地跳起壮丽轮舞。

然而就在这一切的上方，天顶的夜幕依旧无动于衷的低垂着，只是曾经水雾氤氲的大气不知何时变得像凛冽冬夜一样清澈。新月恰似一弯玉钩，不动声色的冻结在琉璃冰面般的天空一角；璀璨的流星箭矢间或掠过它身边，就像预感到自己粉身碎骨的命运似的，不顾一切地驰向天边那片光之坟茔。

昼与夜，光明与黑暗就这样迥然分割着苍穹，针锋相对地共存着。阿鸾目瞪口呆的抬头仰望：“夜光云，这难道是夜光云吗？”

传说中在尘世与异界的交汇处，偶尔会散逸出不属于凡间的绚烂光芒，这就是夜光云，如果人们被这刹那清辉迷惑而向它走去，便会迷失在彼岸世界永远无法归来。然而这异象毕竟只是一闪而逝的吉光片羽，此刻这么大规模的夜光云，更像是诡谲的预兆，正庄严宣告着巨大异变的到来……

窥伺到某种禁忌的敬畏让阿鸾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却一下子撞上了什么柔软的东西。不等少年反应过来，冰冷铁环似的束缚感便已箍住他左腕，身后的东西倏地抢到了前面，毫不迟疑地拽着他向那片光之领域飞奔过去。

先于恐惧而来的，是某种异样的熟悉感，就好像曾经的梦魇突然在现实中重演……

阿鸾反射性地一把拖住桥栏杆，前方的东西微微一停，这一瞬间他看清那是娇小妇人白衣楚楚的背影，甚至可以分辨出插在她漆黑发髻边的赤金点



翠蝴蝶簪。然而紧接着，不可思议的大力间不容发地袭来，妇人纤细的五指紧紧捏住少年的手腕，头也不回地抵死向前，那种怪力竟连身为男子的阿鸾都无法抗拒，无法挣脱。

拼命拽住桥栏杆的手指渐渐麻木，终于控制不住地松开了，阿鸾身不由己的跟随着妇人飞也似的朝踮躅桥北奔去。没想到这女子不仅力大无穷，连奔跑的速度也快得可怕，阿鸾拼尽全力一路狂奔才不至被她带倒在地。

会被她拽到哪里去呢？拖进异界的夜光云里吗？

动荡的视野中，白石栏杆的影子不断向后退去。踮躅桥明明只是一座七节栏杆的短桥，可这样疾走许久，光辉的彼岸却始终在遥不可及的远方。无休止的奔跑让阿鸾只觉得喉咙口像着了火，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急促，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，腿也一阵阵发软；此刻他全凭意志在坚持着，同时又拼命阻止自己猜想即将面对的，将是怎样的未来……

就在这分神的刹那，阿鸾脚底一滑……

跌倒的过程意外的漫长，坚硬的桥面不知消失到了何处，不透明的黑暗像深渊之水一样汨汨然淹没少年头顶，在这去处不明的堕落过程中，蝴蝶簪的白衣妇人依旧握紧阿鸾的左腕踩踏虚空奔跑着，而那片炫目光明中的妖艳从云始终翻卷于绝望的彼方。

不能这样任她宰割！阿鸾拼命挣扎却无法起身，整个人被强行拖曳着前进。天旋地转间，清冷如冰的光华突然匹练般地流泻过少年眼角，直劈向纠缠的双手，猛地楔进奔跑妇人白皙的皓腕中。

不像人间所有的凄厉惨叫霎时贯穿阿鸾脑际。鲜血从妇人的伤口猝然喷出，然而那不是温暖而粘稠的红色液体，却是妖异的暗紫色冰冷烈焰！

妇人吃痛一下子松手，就在解开牵绊的一刹那，她的背影蓦地消失在阿鸾视野中。石质桥面的强烈撞击随即传来，宣告着少年好歹已回到人间的境

界，但这并不代表危机解除——从妇人伤口中喷出的血之星火沾上他的衣袖，顿时在身上疯狂蔓延开来。

阿鸾慌忙笨拙地扑打这诡异的紫炎，却徒然使之更加肆虐而已，这火焰并不燃烧衣物，而是带着凛冽苦寒直接穿透肌肤，冻结血液，摧毁骨骼。只是片刻，少年的动作便开始僵硬，眼看这妖焰就要将他吞噬。

就在这时，猎猎招展的风声划破寂静，厚重的丝织物接二连三的准确扑击在阿鸾身上，随即织金锦缎一下子将他兜头裹住，伴着一阵令人安心的和煦温暖，冰冻的无名怪火顿时湮灭了。

瑟瑟发抖的阿鸾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，战战兢兢地从锦衣下探出头。夜空早已恢复了平常的深邃幽暗，周围漆黑一片——因为灯火和月明全都聚集在眼前这一泓秋水之上，那毫无瑕疵的锐光一瞬间刺痛了他的眼睛。

是刀！少年心中顿时警铃大作，他本能的后退着，却被衣衫下摆绊得踉跄跌坐在地。随着毫不掩饰的爽朗笑声，阿鸾的领口突然被一把抓住，短狭的刀锋猛地贴上他眼角，视野随即被一张猛兽般精悍的面孔占据了。

阿鸾一时间忘记惊恐注视着眼前的持刀者，却迎上了那微妙混合着犀利、灵动与率真的目光。对方看来与自己年纪相仿，却十分罕见地留着全发，那随意披散着的发丝在昏暗光线下微微泛着红光。乱发下是宽阔的额角和傲慢的下巴，不羁的笑容与鲜明俊朗的五官相得益彰，加之在黑夜里看来都异常华丽的衣饰——这少年给人的感觉就像逐风而生的异国人一样。

“真漂亮！”听到自己心声被华服少年随口说了出来，阿鸾一阵心惊，然而对方却自顾自地调整短刀的位置，刺眼的反光让他反射性地闭上眼，这一刻，耳中传来低低的咋舌声，“干吗藏起来，你的青眼睛……”

青眼睛！听见这句话的一瞬，阿鸾想都没想就猛地推开华服少年，狼狈地远退到桥栏杆边。

还是被发现了——自己的青眼睛！



虽然在明亮的地方看来并不明显，但是一到暗处，阿鸾的瞳孔就会透出薄薄的青影，因此眼神总带着倒映浓密绿荫的深潭的感觉。正是这双眼睛，让光明与黑暗在阿鸾面前变得毫无意义——就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他依然能清晰的窥见落在地上的花针。

这双眼睛消解的又何止是光与暗的界限：虽然在家乡的山村里，人人都嫌恶地叫着“青眼枭”而疏远幼小的阿鸾，但童年的他从来都不觉得寂寞——通往后山的路口，池塘边的树下，乃至屋角旮旯，到处都有愿意和自己玩耍的“伙伴”，虽然他们的形貌和村人们稍稍有些不同。

可是父母却总是严厉禁止阿鸾与那些“伙伴”玩耍。从双亲和村人一样困惑的视线中，阿鸾渐渐了解到他们也许根本看不见围拢在自己身边的“伙伴”。可是为什么要禁止交往呢？这些长相怪异的家伙明明都很亲切啊！

直到有一天，阿鸾看见古怪的陌生来客旁若无人的登堂入室。回忆的细节已经被流逝的时光抹掉了，他只依稀记得那客人径直走向父亲，抬手指中他眉心大喊了一声什么，这位体格健壮的家长突然间矮了下去——像被抽干全身血液般，他就这样站立着变成了一具枯槁的干尸！

当时阿鸾正从房内出来，真真切切地目睹了这一幕，忍不住发出破碎的惨叫。陌生人听到响动倏地转身，眼看便要发现阿鸾！就在这一刻，潜伏在家门内外各个角落的“伙伴”们突然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，层层叠叠地拦在他身前，阻挡了陌生人致命的视线……

接着亲戚乡邻全都涌到家中狭窄的堂屋里，什么也不做只是哭天抹泪，那陌生怪客不知何时已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而平素要好的“伙伴”们躲在大门外探头探脑地张望，伸出细长的指爪指指点点，似乎在提醒什么的样子。

阿鸾大哭着告诉大家屋里曾来过不速之客，然而这只换来旁人的侧目和母亲的呵斥：“早就说不能和鬼怪玩耍，你偏不听！都是你招来的，青眼枭！”

为什么连母亲也叫自己“青眼枭”呢？为什么连母亲也将自己视为不孝

的恶鸟猫头鹰？从那一刻起阿鸾渐渐明白，正是这双青眼使自己的世界因充满魑魅魍魉而变得过分拥挤，又因缺少朋友亲人而变得异常冷清。

还以为离开家乡，便可以就此逃离青眼枭的宿命……可是自己为什么偏偏走上踟躅桥呢？明明有人善意忠告过不要接近，自己刚来的时候也确实看到这里逡巡着异样的身影啊！若不是如此轻率的话，今夜也就不会看见夜光云、不会遇上那古怪的狂奔妇人、更不会被眼前的少年随口揭穿最想掩藏的秘密。

然而华服少年丝毫没有注意到阿鸾心中的波澜。他很美味似的舔了舔幽蓝的短刀，随即将它收入描金黑漆鞘中；刀鞘上的牙形坠饰轻轻晃动，一瞬间闪出温润的光泽。

看到短刀阿鸾才意识到反应过度——怎么说对方也是将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恩人。他歉疚的低下头：“谢谢你出手相救。但是请把刚刚发生的一切统统忘掉吧，还有什么青眼睛不青眼睛的，都是月光映得你看错了……”

促狭的笑容浮现在对方嘴角：“很动听的黄梅调呢！”

阿鸾这才发现自己脱口而出的竟是家乡话，顿时红了脸，华服少年满不在乎地说开了：“青眼睛有什么稀奇的，来拜望我父亲的洋人都是红毛蓝眼，你呢？不会也是洋人吧！”

“不不，我是养霞斋的学徒阿鸾……”刚说出口阿鸾就后悔了，他并非不懂得如何对待那些异形的“伙伴”：不想惹麻烦的话，不和它们扯上丝毫关系就行；别和它们视线相对，别跟它们应答交谈，别拿更别吃他们的东西；而名字代表着一个人的存在，在他们面前更应该妥善隐藏——而这突然出现在迷途的“蜘蛛桥”上，用饰物一样的短刀从容击退怪妇，又将自己从妖火中救出来的家伙，似乎也不是可以随便透露身份的对象……

“阿鸾啊！”华服少年径自熟稔的叫开了，“我呢，叫做清晓。目前……算是画家吧。”



什么叫目前算是画家啊？而且名字也没头没脑的相当可疑，果然一点也不大意不得！清晓并不知道阿鸾心里的戒备，只是热心地打量着对方：“真奇怪，这妖怪怎么会缠上你的啊？那可是个了不得的家伙，有人说她是水妖，有人说她是厉鬼，虽然说不清究竟是什么，反正是再凶狠不过的异类就没错啦！她已经从踉蹌桥上拖过好几个路人下水了，那些淹死的人却是一副焦尸的样子，焦尸的皮囊里又全都堆的是冰块，你说吓人不吓人！那时候可是闹得满城风雨，害得好一阵子谁都不敢打这座桥上过。不过这几年又请道士又请和尚捉妖作法，已经消停多了，你做了什么又把她惹出来的？”

所谓的妖怪，就是蝴蝶簪的白衣怪妇吧。谁知道那种东西心里在想什么啊！阿鸾不由得一肚子委屈——自己明明是受害者，为什么还要被责问“做了什么把她引出来”？

看到阿鸾垂头丧气的样子，清晓好像拿他没办法似的长长叹了口气，抬手就将刀鞘上的坠子拽下来送到对方面前：“我说阿鸾啊，既然见面就是有缘，区区薄礼还请笑纳！”

这桃核大小的牙形吊坠呈现出厚重的金茶色，斑斑点点沁着云影似的红晕；通体光滑毫无雕琢，看起来既不像琥珀又不是玳瑁，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材质。

越来越不对劲了！阿鸾警惕的让到一边：“这么贵重的东西我绝不能收！”

“不要就算了！”清晓倒也爽快，他悠然的摆了摆手，“可惜我今晚还有重要的约会，有幅画无论如何也要与知音共赏，先走一步啊！”

一听这话阿鸾顿时松了口气，连声说好走好走。清晓从怀中摸出一支短笛，缓步朝内城走去，就在擦身而过的瞬间，他幽幽的沉吟着，像是同阿鸾耳语，又像只说给自己听：“一定还会再见的，有趣的家伙……”

丢下这自信满满的话语，清晓便信口吹着《鹧鸪飞》的曲子渐行渐远。

“谁要和你再见啊……”阿鸾嘟哝着正要过桥回家，却见清晓站立过的地方落着一卷薄纸，在微弱的夜风里，纸页的边角微微翕动着，善睐的明眸惊鸿一瞥地显露出来。他忍不住俯身摊开薄卷，窈窕的情影翩然浮现在眼前……

这是一幅尚未裱褙的仕女图，以淡墨描绘了一位十七八岁妙龄少女的形象，娟秀的面孔刻画得异常细致，而衣袂则以寥寥数笔随手勾勒。只是这一瞥，阿鸾就已彻底无法移开视线。

少年并不是没见过美女——香川自古以来就以盛产丽人闻名，加之盐业漕运的发达，一时间俨然是异常繁华的大都市，城中云集着南国红粉、北地胭脂。至于阿鸾所在的香料铺更是以女客为主，这半个月间少年竟也碰到过几个人间绝色。若说画中少女的面容如何光彩照人艳冠群芳，似乎并不太确切；但是她下颌到颈项的曲线承载着无限的爱娇与幽雅，与似乎在悲悯着什么忧伤的眼波呼应得恰到好处。因此整幅画面虽然没有任何背景，但阿鸾总有种错觉，仿佛这位少女正临水而立，身边簇拥着她丰神相似的清雅白莲——能够带给人无限悠远联想的美人，说的就是这样的女性吧……

“没想到……还真是个画家呐？”阿鸾不由得叹了口气捡起薄卷，看来这就是那幅“无论如何也要与知音共赏”的画儿吧。少年一边怜惜地轻轻掸去浮尘，一边回身去叫理应没有走远的清晓；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侵衣的嫩寒令他忍不住鼻尖一痒，连打几个喷嚏，蜂鸣似的锐响骤然掠过耳际，熙熙攘攘的人声随即如潮水般漫了过来……

仿佛解开魔咒一样，丝竹声、笑语声、弦歌声、车马声、叫卖声，这些香川夜夜常闻的喧闹顿时洋溢在周遭。阿鸾惊讶地发现，三三两两的路人竟凭空出现，在自己身边自然而然地穿行着，这些人的身影遍布桥南桥北桥中央，绝不是刚刚才走过来的——也就是说蹀躞桥上其实一直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！



难道从夕阳西下开始，直到此刻自己才从幻境中走出来吗！阿鸾难以置信的四下张望着，却哪里也看不见清晓的身影……

“你的东西掉了哦！”有人指了指河面提醒阿鸾，他这才发现因为打喷嚏的缘故，自己竟一失手让那幅仕女图被风吹进了河里！

唯有这真切存在的物品宣告着片刻前的奇遇确是事实——在阿鸾那双视黑夜如白昼的青眼里，清晰地映出画中少女楚楚可怜的身影飘飘悠悠落入水中的景象，一脉难以言喻的情愫缓缓浸透了少年心头……

“真是的，你怎么会碰上卢清晓那个浪荡子啊！”松虫院主蝉法师爽朗的大笑让阿鸾又一次脸红到了耳根。

松虫院是极乐寺的下院，原本可能也有法华院、金刚院之类威风的名字吧，可是占因为地不大的禅庭中多植松柏，到了秋天风涛阵阵、蝉蛩铃虫齐鸣，“松虫院”的外号反而盖过真名不胫而走。现任院主蝉法师独居此地，他是个生着一双弯弯笑眼的年轻和尚，就清心寡欲的出家人而言性格相当活泼爽朗，并且意外的弹了一手好琵琶。

此刻这位“得道高僧”不顾阿鸾的窘状一个劲地打趣：“这种花里胡哨外褂你就堂堂穿回来啦？可惜今天是锦衣夜行，你不妨等到八月半再把这褂子拿出来——香川城的中秋亮得就像大白天一样呐！”

若不是院主问起，阿鸾回到家也没发现清晓扑灭妖火的外衣竟还披在自己身上。那是一件白面紫里的双色织金倭缎长褂，藤蝶的团花艳丽得惊人，式样竟与前朝的仿佛。阿鸾顿时慌了神：“糟糕了，这是清晓的衣服……”

别看蝉法师容颜淡泊秀逸，行止也端庄谨严；一听到“清晓”这名字，他顿时两眼放光，连声询问阿鸾怎么会碰上那个纨绔子弟。

“原来清晓……他是人啊……”阿鸾忍不住低声嘀咕了一句，却立刻碰上热切询问的目光，他慌忙解释，“我……我是说清晓是什么人啊？”

“那可是个‘大人物’呢！”蝉法师端端正正地坐着，脸上却满是故作神秘的坏笑，平日足不出户的他偏偏对坊间的趣闻传言了若指掌，“那位哥儿学名叫卢熹，表字清晓，是钦加二品衔两淮巡盐御史卢大人的二公子。这座香川城里，不知道他的人可不多！”

“原来……是这样的‘大人物’啊……”阿鸾缩了缩肩膀，说书先生们描绘的恶少形象顿时浮现在眼前。

“你似乎弄错了什么吧……”发现少年的想象力朝着有些偏差的方向而去，蝉法师叹了口气，“要说这位二爷也不是什么劣迹斑斑之徒，但却绝对是富贵人家无能子弟的头一名！托生在那样的人家，却也不好好读书明理；今天说要当乐师，明天说要做画家，到头来什么也做不像。偏偏因为娘亲死得早，上头又有个哥哥有出息能指望，卢大人便对他格外溺爱。你也看见了——说是怕难养活，都十五了也不行冠礼，还留着头。”

“难养活？”阿鸾脱口大喊起来，当然清晓算不得魁梧粗壮，但修长剽悍的身材，咄咄逼人的气势，异族情调的容貌，怎么看也没法和“难养活”联系在一起。

“可不是！说是清晓出生的时辰不好，非但娘亲因为难产而不在，他自己根基也浅，是被孤魂野鬼缠住的命，卢大人不知道弄了多少奇珍异宝给他镇邪驱怪呢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听到这里，阿鸾倒有几分同情起清晓来。蝉法师却饶有兴趣的凑近，低声问道：“说起来……你是在哪里遇到卢二爷的啊，他经常出入的可不是什么‘好地方’哦！”

在哪里碰上清晓的？踟躅桥上的怪异经历再一次浮现在阿鸾眼前，他的脸色顿时黯淡了下去。蝉法师却像是会错了意，连连摇手：“别在意，别在意，我不是在责问你啦！年轻人嘛，看不破色相也是正常的……”

“不是那样的！”阿鸾顿时省悟过来，顾不得礼貌大声否定，“我……



我并没有去不好的地方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？”

“只是院主，对不起……我没有听你的嘱咐，还是走了蹊蹻桥……”

这一刻，微澜摇荡在蝉法师淡然的眼眸里，随即融化成洒脱的笑意：“算了。花飞水逝不由人，该发生的终归还是会发生……”

辞别了松虫院主，阿鸾将那件麻烦的长褂挂在肩头，打着哈欠朝自己借住的边房而去。木格子门掩在一丛花事阑珊的海棠树下，阿鸾刚伸手想推开，左腕蓦地被人一把握住……

片刻前撕裂般的恐怖记忆霎时淹没了少年的意识。他短促地惊呼着，奋力甩开这束缚，没想到对方却意外的不堪一击——随着一声娇啼，缥缈的白影掠过纷纭的花间，轻飘飘的扑倒在阿鸾面前；这一刹那，少年有种捕获了半透明的巨大白翼的错觉……

“好痛……”稚嫩的哭诉让阿鸾顿时回过神来，定睛看去，只见落满海棠花瓣的白石铺地上跌坐着一个纤小的人影：漆黑长发梳作双鬟，身披丁香染长袄，衬着比上衣稍深一点的琥珀色大袴，那看起来像洁白薄翼的错觉，则来自一件又轻又软的素缣罩衣——这根本是清贵人家未及笄女儿的打扮。

阿鸾顿时后悔自己行为粗鲁——这次握住自己手腕的掌心 and 蹊蹻桥上那冰冷的指尖不同，分明是温暖柔润、有血有肉的触感！他慌忙去扶对方起来，那女童也不忸怩，径自拉住阿鸾的袖口，娟秀的面孔随着这动作微微抬起，清晰映入阿鸾那双穿透黑暗的青目中。

“画上的女孩子！”一瞬间少年脱口喊道。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：画上的少女大约十七八岁的年纪，而这位女童明显年幼许多，看起来仅是豆蔻年华；因此她不可能有画中人那样慈悲而包容的眼神，更不会完备那如同皎皎白莲般的风神；然而单就容貌来说实在相似得惊人，简直像是一个模子里刻